

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一个英雄辈出的乱世，
一个率性行事的女子，一曲飘逝的爱情绝唱。

隋唐风云Ⅱ 中州殇

双陆·著

SUITANGFENGYUN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市立圖書館

隋唐风云Ⅱ

中州殇

双陆·著

SUITANGFENGYUN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隋唐风云Ⅱ 中州殇 / 双陆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755-201-7

I . 隋 … II . 双…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0917号

书 名：隋唐风云Ⅱ 中州殇
作 者：双 陆

责任编辑：阎 丽

特约编辑：余 慧

责任校对：贾 伟 李 鸥

装帧设计：弘文馆 · 刘婷瑜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0311-88643234

印 刷：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90×1260毫米 1/32

字 数：240千字

印 张：9.875

版 次：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201-7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现代白领萧晓云，在一次车祸之后，穿越到隋朝末年的山东临淄，做了萧家的十三岁的三小姐萧兰，在还没有弄清形势的情况下，被趋炎附势的老爹打包嫁给了当地的小霸王段志玄。婚后发现自己的夫君并非传说中那么可怕，只是一个本质善良，爱打抱不平，经常惹麻烦的小孩儿，于是萧晓云跟段志玄订立了和平相处的协议，在帮助段志玄摆平麻烦的同时渐渐熟悉古代的生活。可惜平淡的日子总是太短暂，段志玄在婚前就暗恋同城的美女秦玲珑，为了秦玲珑杀了京城来选秀的差官，惹来杀身之祸。无奈之下，被卷入风波里的萧晓云只能改扮男装，随着段志玄落草为寇。在转战中，独立坚强的萧晓云苦练箭术，与段志玄携手努力，迅速成为义军中的重要领导，最终投奔了李世民，辅佐唐军攻入长安。

谁料进入长安后，不愉快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萧晓云的女儿身被发现，因此失去了军权；然后



萧晓云倔强的个性，引来长辈的不满……由于诸多的现实问题，萧晓云与段志玄的感情陷入了僵局，而就在这个时候，段志玄在长安重遇年少时的初恋情人，此时已沦落风尘的秦玲珑。感情受挫的段志玄按照古代的一贯作风将秦玲珑金屋藏娇，这一举动让已处于困境的萧晓云难以接受，最终离开了长安。

离开京城后的萧晓云，与小道士孙白虎，小美女朱玉凤一见如故，一起闯荡江湖，最终被裴行俨请上了瓦岗寨，成为他的得力爱将，在瓦岗创立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而在此时，曾有过数面之缘的大将军宇文成都被她的率性所吸引，一方面成了她八拜之交的兄弟，另一方面成了战场上的敌人。于是，在隋唐乱世之中，萧晓云与倾慕的裴行俨、霸道的宇文成都以及心怀愧疚的段志玄，开始了纠葛的感情。

329905

content

田联

前情提要	1	荆棘漫漫	68
引子	1	君子好逑	80
第一章 宴无好宴	3	虚与委蛇	92
第二章 临窗听雨	16	第九章 陷身囹圄	107
第三章 冤家路窄	31	第十章 虎口逃生	121
第四章 兵行险着	41	第十一章 高情厚意	136
第五章 柳暗花明	56	第十二章 背盟败约	150



第十三章	兔死狗烹	165
第十四章	儿女情长	177
第十五章	平地惊雷	190
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202
第十七章	画地为牢	216
第十八章	破壁而飞	230
第十九章	四面楚歌	238
	第二十一章	血染征袍
	第二十二章	黯然神伤
	第二十三章	相思难断
	携手前程	278
	老鼠秋收日记	291
		300
		305

· · · ·
引子

义宁二年，夏。

宇文化及拥众十余万，据有六宫，自奉养一如炀帝。……以少主浩付尚书省，令卫士十余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画敕，百官不复朝参。至彭城，水路不通，复夺民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官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剧，军士始怨。

——《资治通鉴 第一百八十五卷》

宇文化及懒洋洋地摊在椅子上，看着跪在地上的人：“天宝将军，听说你这次折损了大半辎重，怎么搞的？”

宇文成都磕了个头，还未请罪，就听到旁边有人呵呵直乐：“李密这次摆了个美人计，把二弟给套进去了。”那人笑得不怀好意，“这下我们十万人马可要饿肚子了……”

不用想也知道这是那酒囊饭袋的大哥。宇文成都顺着声音抬头望去，自家大哥被酒色养的肥胖的大脸正笑得猥琐，连带着下巴和脖子上的肥肉一劲地乱抖，让人看起来有说不出的厌恶：“大哥此言怎讲？”

“我听说，”平日这个庶出的弟弟总是抢自己嫡长子的风头，今天宇文承基算抓住了他的把柄，立即不遗余力地还击过去，“这次天宝将军竟被一个小姑娘骗得三魂去了两魄，在山谷中了埋伏，给李密以可趁之机，烧了我们大半粮草。”

宇文成都蓝色的瞳仁颜色渐渐加深，看着得意洋洋的大哥：“大哥还真是喜欢听人嚼舌根，对这等妄言竟然也深信不疑。”

“谁知道呢？”宇文承基没有看到他面部的变化，犹自说得口沫横飞，“我也奇怪了，一个十七八的小姑娘有什么好看的，居然能惹你失了分寸。

当年在大兴城，连千金公主那样的美女，你都能狠心拒绝，难道这个姓萧的女子比她还美上几分？若是如此，我倒要好好看看……”

“承基！”宇文化及喝止住了他，再没有人比他更不长进了，什么话到了他的嘴里，都能变成酒色财气的闲话，以致让人有什么事都不敢托付给他，“成都啊，此事可是当真？”

宇文成都早已怒不可遏，听了父亲的召唤，才勉强将几乎要杀掉他大哥的眼神调转过来：“绝无此事！请父王明鉴。”

“唉！”宇文化及叹气，“本王也不信你会如此糊涂。好了，你先下去吧。”他随口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安慰，“李密当年与我同朝为臣，就以狡诈闻名。你也不必把这次失败太放在心上，整顿军队尽快回长安才是。”

宇文成都行了礼出去了，旁边的宇文承基着急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抓住的把柄，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掉：“父王，二弟他……”

“别说了！”宇文化及挥了挥手挡住这个不成器的儿子，现如今大家倚靠的是宇文成都手里那十万骁果，不哄着他怎么能行。不过……他看着宇文承基那张沮丧的脸暗自在想：不管怎么说，这个二儿子也是先帝亲封的大隋第一勇将，怎么居然让人用几千士兵就从他手里烧掉了一多半的辎重粮草，看来李密手下，也真有深藏不露的人啊！

• • •
• • •
• • •
• • •

第一章

宴无好宴

“少爷不是去接应你的？”朱玉凤和孙白虎都不在身边，齐武这个贴身护卫只好担当起照顾萧晓云的责任。宇文成都那一击力道确是惊人，萧晓云为了控制住大黄马也受了伤，被裴行俨特许在郑州城里养病。

“当然不是。”萧晓云斜靠在床边的墙上，脸上的颜色越发苍白，“主公只允许我带五千人上战场：一千五百名步兵袭击辎重吸引守卫士兵的注意，我自己的三千弓箭手从另一侧用火箭烧掉粮草，剩下的五百人分两路在山谷里放石头隔断宇文成都与后军的联络。至于谢六哥和罗士信以及他们随身那五十个护卫可是编外人员呀。”她挪了挪身体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一些，“当时少将军带着一万五千人，怎么可能回来接应我。”

“那……”齐武觉得有点怪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唉！”萧晓云叹了口气，“少将军不过是路过罢了，我们是偶然相遇，明白吗？偶然！”

“但他救了你。”

“别胡说！”萧晓云从薄被里伸手点了点他的脑袋，“轻骑诱敌的是我，截断两军联络的是我，派人烧毁粮草的也是我，跟少将军一点关系都没有！”每说一句话，她的手就点一下齐武的脑门，“最后宇文成都败走，是因为他明白一个将军不能以私情为重，急着回去稳定军心，明白？”

“明白了。”齐武等她说完把头偏开，“对外我也会这么说，只是这里只有我们两人，你何必再做戏。”

“若不这么说，少将军违抗上令的罪名可是铁定了要坐。”萧晓云叹了口气收回手，“不过说实话，我也真没有想到会安排他带兵‘经过’。我的本意是趁着宇文成都急于赶回去查看伤亡人数的机会带人离开，怎么都没想到他一见那边失利立刻杀了回来，还有……他的功夫着实厉害，要知道神风营的士兵都不是等闲之辈，四五十个人围着他居然讨不到任何便宜，我真是太轻敌了……”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齐武看着她又陷入沉思，忍不住也皱起眉头。萧晓云这次以五千人与宇文成都对战，巧使连环计后烧掉骁果大量的辎重粮草，这一胜利已是常人所不能及，何况又是在她养病之时，于是这件事传遍瓦岗成为一个传奇佳话。可她却对自己要求甚高，一提到这场战争就责备自己事前轻敌，心情低落。

门上传来咚咚的敲门声，齐武急忙起身，开门一看是每天必来谢罪的谢映登。因为他当时提出要捉拿宇文成都，耽误了撤军的速度，几乎让最后的胜利功亏一篑，因此被赶来汇合的单雄信狠狠地责备了一顿，责成他每天跑来给萧晓云请罪。

“正生气呢。”齐武看他每天来的辛苦，也有点不忍，“你一会儿再来。”

“没事儿，没事儿！”与往日垂头丧气的样子不同，谢映登今天脸上春风洋溢，“一会儿她听到我的消息就开心了。”说着话拨开齐武的手就往里走，“晓云，我有好消息说给你！”

没人回答。

谢映登笑眯眯地看了看瞪着他的萧晓云，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分明闪着探询的意思。“别这样……”他抓抓头，“宇文成都昨天退兵啦！”

“退兵了？”萧晓云愣了一下，“他们回扬州了？”

“不是，往北边走了！”谢映登笑着说，“他们不打郑州，从北边绕着走了。”

原来如此。萧晓云低头暗暗思量，根据回来以后得到的消息，自己下

手烧了他们大约三分之二的粮草，粮饷匮乏必然成为他们最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再跟裴行俨和单雄信的五万大军争夺郑州这个小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北上，他们的目标一定锁定黎阳粮仓。这个宇文成都，果然是个有眼光的将领。

谢映登看她脸上表情开始松缓，知道她高兴了：“怎么样？这个消息不错吧！”

“嗯，”萧晓云点点头，“看在郑州之围已经解除的分儿上，我就原谅你了。”其实更高兴的是东北面是徐世绩驻守的地方，之前这个牛鼻子老道想要独占攻下洛州的功劳，现在骁果改道北上，就让他也独占一下被王世充和宇文成都两员大将夹击的“辛劳”吧。当然这也是自己分出主要兵力攻打辎重粮草的最终原因，只是她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罢了。她笑着点点头心想，徐老道的日子马上就要好过了，得赶紧找机会把白虎弄回来。

然而在徐世绩日子难过之前，不太好过的是瓦岗的主帅李密。

单雄信和裴行俨的队伍在郑州驻扎了六七天，确信宇文化及的队伍往北而行后，带着队伍回清渠复命。李密一听说萧晓云也回到清渠，只觉得头都大了。随着这场战争的胜利，萧晓云的名声传遍了整个瓦岗，同时传来的还有萧晓云战前请求的赏赐。全瓦岗的人都在注视着李密的一举一动，失去主公的面子或者落下一个言而无信的名声，这些可都不是李密想要的。所以他的奖赏一拖再拖，直到萧晓云跟着队伍回到清渠。

这天晚上，秦琼传话请裴行俨、单雄信去丰泰楼喝酒，萧晓云也在被邀之列。

掀帘子进了包厢，萧晓云就是一愣。秦琼这次请的人倒真齐全，程咬金、罗士信、单雄信、谢映登……她熟悉的人几乎都叫得出来，大家正围着桌子坐着聊天儿，见萧晓云跟在裴行俨背后进来，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

“咦？”萧晓云看着房间里的众人觉得好生奇怪，“怎么大家到的这么齐？”

“找个机会吃顿饭，自然都要来了。”秦琼起来迎接，挥手让他们落座。

按照品衔高低，萧晓云应该是坐在最末位的，可是秦琼却把她往主位上让：“前几天你打了胜仗，这个位子自然是你的。”

萧晓云觉得这样的场面越发诡异，再看看众人的表情，罗士信和谢映登居然在掩饰自己的不满：“自家兄弟还在乎这些？”说着萧晓云搬了个凳子坐在罗士信和谢映登中间，“我年纪这么小，坐在上位还不自在呢。”

秦琼还想再劝，被裴行俨拦住：“让他们几个小孩子坐在一起吧，若是夹在咱们老哥几个里，只怕脑袋都蒙了。”

萧晓云朝他做了个鬼脸，自己去逗罗士信说话。秦琼一看无奈，只得吩咐人把主位多出来的餐具撤去，于是众人吃喝谈笑，划拳敬酒，玩得不亦乐乎。

酒席正酣之时，话题不知怎的转到萧晓云这次的胜利上，秦琼突然转向萧晓云：“明儿个不是要去面圣吗？你想要什么奖赏呢？”

萧晓云这时候正和罗士信骗谢映登喝掺了盐的水酒，当下也没有细想，随口说道：“奖赏不是事先商量好的吗？不就是一个人的脑袋吗。”

这话一出，酒桌上立时一片安静，连在旁边闹的罗士信都不再说话。萧晓云发现谢映登端着酒杯的手一僵，愣了愣抬头说：“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秦琼顿了顿说：“没有什么不妥，我以为你当时只是一句戏言，没想到你还当真了。”

“怎么是戏言呢？”萧晓云慢慢打量在场的各个的神色，“有拿别人的脑袋做戏言的吗？再说也没有人会为了一句戏言带着五千士兵跟宇文成都拼命呐！大哥你别是酒喝多糊涂了吧。”

此话一出，秦琼、程咬金的眉毛立即一皱，单雄信脸上微微露出一点笑意，谢映登和罗士信在她身边频频点头，只有自己的主帅裴行俨，脸上神色不变，让人一点看不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程咬金皱了眉头说：“晓云啊，你可想过明天你只要一要奖赏，可就有人要人头落地了？”

“嘘！”萧晓云摇摇头说，“他诽谤我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这也是要我的命呢？这事怨不得我，只怪他自己心术不正，害人反害了自己。”

秦琼听了这话知道萧晓云无论如何都要揪出当时告密的人，拿着酒杯沉吟着不知是该继续劝下去还是就此罢手。桌子上的气氛立刻冷了下来，萧晓云忽然说：“秦大哥，你是不是想让我就此罢手啊？”

“嗯？嗯！”秦琼点点头，“得饶人处且饶人。”

“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的话，”萧晓云挥挥手，“咱们兄弟之间还需要隐瞒吗？诽谤我的人是谁我心里一清二楚，而且他跟二位大哥可没有什么交情。大哥你不如直接把原因说出来，小妹也好判断一下这事该如何处置。”

秦琼跟程咬金对视了一眼，最后长叹一口气：“还是告诉她吧，这事是瞒不住的。”

“晓云啊，你可知道杀了诽谤之人对主公的声誉会有多大的影响？”程咬金叹了口气说，“那日主公只是想挫一下你的锐气，谁知道你们两个话赶话变成了那样。事后主公跟我们说过无数次心里可后悔了，当时正想撤那道军令，可是你已带兵出战。当然这场战争胜了自然是好事，可主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若是不杀那人你自然不肯罢休，若是杀了那人，今后敢向主公说实话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唉，你自己掂量吧。”

萧晓云听了这话立刻明白，原来秦琼和程咬金是替李密做说客来的。所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概就是这个理儿吧。不过李密也够贪心的，又想保住自己在裴家军安插的党羽，又不愿意落下一个言而无信的罪名，天底下哪有这等的好事。萧晓云沉思良久，抬头看了看各人的表情又向四周扫了一眼，才说：“大哥，你们是不是在主公面前立下军令状了？”

秦琼一惊，心说她是怎么知道的，嘴里却反驳道：“没有。”

“没有？”萧晓云挑眉去看程咬金，“本来这个奖赏我是一定要的，别的不说，只为了给自己讨回个公道。可若是此事关系到大哥，那怎么着都得有转圜的余地。”

程咬金听了这话，急忙说：“军令状虽然没有，不过我们已拍胸脯保证

过了。”秦琼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刚要制止，程咬金却说：“晓云不是外人，告诉她也无妨。我昨天晚上在主公面前保证你不会再追究这件事了。”

萧晓云听了这话望向秦琼，见他面有难色，眼神闪躲，说明当时他不仅在场，大概也是做了保证的。朝裴行俨看了看又低头想了一下，然后释然笑道：“早这么说不就得了，我们之间就该像程大哥这样坦诚。既然大哥说了不追究，那我明天上殿一定什么都不说就是了。”

之前萧晓云咬定了要那个人的脑袋，此时却突然松口，让秦琼几乎不敢相信：“啊？这个赏赐你不要了？”

“你们都拍胸脯保证了，我还能要吗？”萧晓云嘟着嘴伸筷子夹菜，“大哥说的话，我能不听吗？”

“这……委屈你了。”秦琼听得她话语里全是委屈，嘴角垂下似乎要哭一样，“好云儿，大哥知道这事让你不舒服了，想要什么就尽管提，大哥都补给你。”

“真的？”萧晓云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我昨儿个在街市上看到一个玉制的九连环，喜欢的不得了。可是饷银都在小凤那里，她最近又因为出战的事儿不理我，大哥不如买来送我吧。”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裴行俨指着她对秦琼说：“任她再怎么智勇双全，其实都不过是个孩子。前几天打着生病的旗号刚缠着我买了一个孔明锁，现在又算计到你头上了。”

大家听了这话笑得越发厉害，萧晓云哼了一声夹了一个大骨头放到碗里低头去啃，眼角扫过旁边的屏风，看见那后面明黄的靴子离开远去，遂把眼睛一弯，笑眯眯地端了那杯掺了盐的水酒递到谢映登面前：“六哥喝酒啊！”

在玄英殿中复命时，萧晓云很守约地忘掉了当时要求的赏赐，当然李密因此也赏了更多的金银珠宝给她。除了那些珠宝首饰像以往一样搬到秦琼家上缴朱玉凤以外，其他的元宝金锭被萧晓云和罗士信、谢映登在玄

英殿外当众“坐地分赃”，亮闪闪的金银在箱子里倒来倒去，晃的众人眼睛都花了。剩下几百两银子三人懒得再分，包下丰泰楼呼朋唤友玩了好几天，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后来有人把这事告到李密那里，谁知李密听了只说：“不过是小孩子爱玩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传出去之后，三人更是越玩越疯，最后还是单雄信忍无可忍把三人都抓了回来关了好几天，他们才老老实实地不再闹腾了。

丰泰楼的老板倒高兴了，自从上次自己的招牌被神射将军射下来以后，萧晓云他们就总带人来光顾他的生意。这几天他们出手更是大方，自己乐得赚了个盆满钵满，想到自己的生意这般好，晚上睡觉都乐醒了。

这天晚上丰泰楼大堂里又坐得满满的，虽然萧晓云他们没来，可是这里已经成为内军和右军以及中军将官的聚集地。有人边点菜边问老板：“怎么那三个小哥儿没来？”

“被关起来啦。”老板指着新换的菜牌说，“前几天萧姑娘和谢将军喝醉了比试，把小店的菜牌都射下来了。刚好单将军路过，把他们全抓回去不让出门了。”由于事后收到了丰厚的赔偿金，所以老板私下里倒希望他们多比试几次，把店里的桌椅板凳碗碟杯盏全砸了才好。

众人哈哈大笑，靠墙的一桌有一个新来的，还不是很明白：“萧姑娘？是那个玉影青弓吗？”

“哎，你的消息太滞后了。”他旁边的人说，“这个萧姑娘自从演武夺魁后，又大闹了洛州，把越王的登基仪式搅得一团糟，真给我们长了不少的见识。就连号称大隋第一将领的宇文成都，前一阵子都被她带的五千兵马杀得不敢再走郑州！”

“真有这等厉害？”先前问话的人说，“听你这么一说，这个女人定然虎背熊腰，可怕的紧，我怎么都没见过她呢？”

“哈！”另一个人嘲笑他说，“看你就是个土包子。前几天我天天看见她和谢将军出来喝酒，好一个眉目娟秀的女孩儿，嘴角总是弯弯的，带着笑